

不羈之旅

北北 著



金鳳凰 散文书系

狼狗对什么疲倦了？
人间还是生命本身？
像狗一样活着，这话常用来形容那些卑贱者。
我们一直不屑于狗，
可是人类中具狗性的却一直没有少过。
人不该像狗一样活着，
可狗能像人一样活着吗？不能。

鹭江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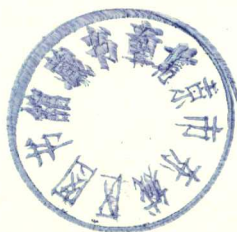


90166801

金鳳凰

郭風
題

散文书系



不羈之旅

北北 著

鹭江出版社
1998年·厦門

I267/1457

I267

1457

I267

1457

S867110

013

[闽]新登字 08 号

不羁之旅

“金凤凰”散文书系

北北著

*

鹭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厦门市莲花新村香莲里 15 号 邮编:361009)

福州市宏昌印刷厂印刷

(福州市柳河路 85 号 邮编:350004)

开本 850×1168 1/32 10 印张 2 插页 202 千字

1998 年 4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80610-594-8

I·113 定价:16.00 元

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作者简介

北北

原名林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福建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福州市作家协会理事。曾获各类文学奖十余次，主要作品有散文随笔集《北北话廊》、小说集《咖啡色的故事》等，现为某杂志编辑。

1995
1995

1995/1995

总 序

章 武

冰心在《关于女人·后记》中曾说过：“世界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

我想，若借用她这句话来回顾本世纪福建文坛乃至中国文坛女性作家的创作风貌，似乎也相当贴切。

早在“五四”时期，冰心和庐隐便像两颗明亮的晨星，在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苍空中冉冉升起。其后，多才多艺的林徽因，又一次让人们把目光投向东海之滨这块孕育女作家的摇篮福地。尽管庐隐英年早逝，尽管林徽因很快便把她的才情投向别的艺术领域，但“硕果仅存”的冰心却在她长达 70 多年的文学生涯中，始终以其博大的爱心温暖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她的作品以及

闪耀其中的精神境界和人格力量，也始终如同潺潺的春水，滋润着家乡一代又一代晚辈女作家的心灵。

在经受过一场暴风雨的洗劫之后，福建这片受伤的土地如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在阳光的沐浴之中获得了新的生命。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福建的散文创作进入了一个相当活跃的时期。以至于曾被誉为“散文之乡”。与男性作家并肩共建乡间绿化工程的，便不乏女性作家的身影。先是陈慧瑛，次是唐敏，再后，便是著名诗人舒婷的加盟。她们的散文，成为全国七八十年代诸多散文选本所不可或缺的选题。

进入90年代，又有一批更年轻的女性作家为“散文之乡”增添了新的风景。她们以青年女性敏感细腻的情感方式和话语方式，真诚地袒露自己的内心世界并折射着社会、人生，激发人们对真善美的向往、追求与品味。而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她们一开始涉足散文创作领域，便各自体现出鲜明、独特、与众不同的艺术个性。作为福建省最年轻的文科教授丹娅，当她告别少女时代对人性善和生命美单纯的歌吟之后，很快便把笔触深入到了对个体生命存在的感悟与思忖，继而又深入到对群体生命，包括女性群体生命与地域群体生命存在的关注

与探寻，从此，她的文笔便多了几分从容睿智、深沉凝重，多了几分学者的儒雅风度。而从诗坛的红地毯步入散文芳草地的黄锦萍，她的步履显得轻松与自如，面对生活中的风风雨雨，她以一颗“平常心”待之，嘴角始终挂着一丝聪明而又快乐的微笑，她任凭亮丽的阳光洒满全身，却似乎不再撑开她那把杏黄色的小伞。同样取叠字双韵为笔名的北北和楚楚，俩人的语式、语感和语境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北北是柔中寓刚，“在温婉里表现出一种‘棉里藏针’的深刻和力量”（刘登翰语），而楚楚是柔婉纤巧，犹如一座“精美绝伦的薄胎瓷瓶”（舒婷语）。北北直面人生，目光四射，对人间百态常有敏锐的观察和精微的细节描写，而评述种种社会现象时又不乏幽默与调侃，充满机警与智慧。楚楚在本质上是位诗人，她给人的印象似乎是生活在理想主义和唯美主义的梦境之中，她善于由画入诗，以诗为文，常常把当代意识巧妙地溶解在饱含禅机的东方古典情调之中。她所营造的似真似幻、扑朔迷离的意境，倾倒了许许多多男少女，她对语言极致美的刻意追求，也往往使一些须眉之士为之叹服。以上四位的年龄，均处在“而立”和“不惑”之间，但她们的作品，都是纯粹的艺术品，切

不可与市面上的所谓“小女人散文”等同视之。相对而言，郭碧良比她们稍长几岁，生活道路更为曲折，人生阅历也更为丰厚，她从小说创作转入散文创作，仍然坚持以人为核心，不管是对自己命运人生的感慨与思索，抑或是对社会众生命运的观察与关注，都充满更多的思辨色彩，有一种内敛的力度。

由北狄先生策划，鹭江出版社编辑出版的“金凤凰”丛书首辑，意在展示90年代闽海女性作家的散文实绩，我自然举双手拥护，并奉命写下这篇纯属印象式的文字，不周、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尚请诸位女士和读者见谅。我想，她们业已取得的成功，贵在不重复别人，今后更大的成功，还将有赖于不重复自己。鹭江出版社地处厦门经济特区，因此，这套丛书也必然是不受地域局限，坚持对外开放的丛书，祈祝天南海北更多的金凤凰来此一展她们的绚丽与辉煌！

一九九八年“三八节”
榕城，雨中，小柳村。

目 录

多年前的雨点落下来

- 2 老屋
7 穿透岁月的美丽
10 学友舅舅
16 划过夏季的玻璃
23 从故纸堆中抬起头
29 追星历程
32 故事从头说起
35 棋艺
37 心明眼亮
40 过去的哎嘿喔
43 生命如虹
48 挥不去那隆隆炮声
52 远远的亲人

世事流过我的眼

- 56 一只狗
61 不看不知道
64 叹息
66 英雄美人

1

2

- 68 人在城市
83 好心坏事
86 芳邻
89 美目
92 海边女人
95 永远的船工
98 永远的干净
101 零零碎碎听音乐
104 这个这个叫小马的
108 一日天堂
112 北京妞儿
116 人生风景
120 路边修车郎
123 街头看漂亮女郎
125 哀悼你年轻的二十四岁

坚持一点偏见

3

- 130 制造掌声
133 夸张三分
136 多管闲事
138 曲线肉麻
140 隐私何价
142 妇人之见
151 下辈子做个好男人
154 用什么做武器
157 成功之后做什么
160 眼中的广告
163 眼中的运动

- 170 女人看足球
173 在古墙前胡思乱想
176 感觉幸福
179 别问“我是谁?”
182 你千万别醉
185 不要战争
188 需要安全感
190 我们来装傻
193 做一辈子女人
196 随感十则

玫瑰开在夏日里

4

- 212 天生女人
223 朱唇弄烟
226 爱情欺骗
229 爱情不能说
232 同情小芳
235 别人的婚礼
241 远嫁
247 美丽的你
249 青春作赌
251 女人本色
254 帮你改朝换代
257 长腿表妹
260 老花
262 寻找美丽

5

- 266 恐惧
269 家庭逸事
272 鬼在遥远的神秘里
275 发生在楼梯上
278 去年那个母亲节
281 同情你这样的童年
284 你是我的小朋友
289 关于地主问题
294 小小女孩爱金铭
297 一件小事和一个小心愿
300 二年级小学生
302 糟蹋一回生命
305 我们家的小鱼
308 女人的演变

311 | 后 记

1977

多年前的雨点落下来

不羁之旅

1977年夏，母亲带我去北京，

老 屋

1977年夏天我干瘦单薄地站在那个缺乏必要消暑工具的炎热中茫然四望，不知道叫“未来”的那个东西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这使我时时忍不住回过头去怀念刚刚结束的乱哄哄的中学生活。1977年夏天关于恢复高考的消息已经像孕妇的腹部一样一天比一天更具有真实性与旺盛活力，许多年轻和已经不再年轻的人在隐忍了很多日子之后，开始在这个炎热的夏天里露出了迫不及待的笑容。

我感到了孤独，这种感觉在这个夏天到来以前肯定没有如此强烈持久地出现过。逝去的日子里只有不停地蹦蹦跳跳到处演出，作为为校争光的奖赏，文艺宣传队的成员可以免上课免考试，偶尔心不在焉坐进教室，也立即被各种接连不断的运动热潮所席卷，不学无术常常也就无所烦恼。可是，1977年夏天把有关“未来”的概念突然推到眼前，供我思考，供父母焦急。父亲说你的功课怎么这么糟糕？我忿忿不平。以前我跳舞打球你们一直觉得挺有面子的，喜滋滋地坐在台下场边观看，谁管过功课？反正连正负数都不懂，大学门槛比天还高。剩下的只有茫然。

尚干镇，我的父母在那些日子里时常提到这个地名。

那一年我母亲的工作又有变动，她将调往另一所中学。夏天最热的时候，我们匆匆告别旧地——别人的故土——带着有限的几样家产先坐船再坐车回到尚干镇，母亲新就职的中学就在镇上。

老屋就这样出现在我的视线里。老屋与我们有关，这是我第一次知道。

我极少提到故乡，故乡一词对于我模糊而单调，月亮到处一样圆，直至今日。我相信这没有什么不好，但肯定也没有什么好。有什么好呢？至少我写不出思乡的诗文。

小巷窄窄的石板路已经被岁月磨损得七零八落，一步一步踏在上面，我没有产生过异样的感觉，尽管我一次比一次更努力地怂恿着自己。数十年前那个姓谢的女人也从这条路上经过，她从几十公里外的小村嫁到尚干镇时，春意盎然地以为将过上幸福的生活。

姓谢的女人薄唇细眉，蜂腰纤指，双眼湿漉漉地顾盼生辉，个头高挑得在她那个时代千里也不能够挑一。她实在很得宠，被丈夫，被公婆。但是很快公公去世婆婆去世，她接连生了两男一女也相继夭折。更大的不幸还在后头——她丈夫得了伤寒，在一天夜里也撒手西去，留下24岁风姿卓越的她和她怀里那个出生才九个月零八天的小儿子。接下去的日子可想而知。她不识字，但种种礼教已经从小就不断从耳中进入心中，她要守节。黑暗中有无数双手伸向她，逼她改变这个志向。她细眉紧锁，薄唇长抿，就是不松一口气。卖房女人不敢，改嫁女人不愿，走投无路中她只好抱起儿子住回娘家。

这个老式女人让我感慨，也让我感激，她在娘家靠给人缝衣绣花千辛万苦养大的儿子就是我父亲。

油灯昏黄中，她无数次带着充分的自豪向我们讲起那段决不低头的日子，说到连续六天六夜滴水不沾直至所有的人都无奈地妥协时，她那张已经被岁月扫尽风韵的脸总是重新镀上一层少女般的亮色。她还很乐意提到别人是怎么评说她的美丽，怎么评说她的好手艺，怎么评说她靠一针一线把儿子送进学堂的功德。“文化大革命”最混乱的那两年，我们守在她身边，几乎每晚都是笼罩在她的故事中度过的。可是她却从来没有说到那个老屋，老屋盛着她那么多最初的幸福欢欣和最终的凄戚悲痛，可是她不说，她一直对它缄默至1972年秋天逝去。

逝去时她右手指上缝衣纳线留下的茧子仍然饱满丰厚，一粒粒闪着金色的光芒。

我手按住墙，墙上是一块块木板，木板上有一条条清晰得像血脉的纹路，纹路向上左弯右弯一直弯进黝黑浑浊的屋檐中去。这就是祖屋？

1977年夏天我们不得不住进这间屋子。多少年了我们都住在母亲工作的学校里，母亲的工作不断变动，我们的家也就时时流动。但是这一次我们显然家搬得过于仓促，学校来不及腾出哪怕一小间简陋的屋子。父亲于是很不情愿地把我们带到老屋。父亲说以前这是我的家。

我吃惊地望着父亲，我因为干瘦单薄得像根缺乏水分的芦苇而使眼睛变得格外大。父亲重复了一遍：以前这是我的家。

这时我注意到他强调的是以前，以前他躺在襁褓中在这里生活了不到一年的光景。原来他、我们还有一个固定的“家”。但现在这屋子已经不属于他。人去屋空，50年代没有人回来做土地证，于是被大队拿去当办公室，后来被远房堂伯花钱赎了去，屋子就成了他的财产。

我在屋里走来走去，朽坏的木地板从脚底下发出沉闷幽森的噼噼啪啪声。我突然想到这屋子死过人，死过很多人，恐怖感浮上来，霎时取代了好奇心。

屋子其实是一幢大房子中的两间，大房子的大门口用巨大的石板框出一个气势磅礴的长方形，木门与上面的飞檐却已经浑浊破败，散发着年久失修的颓萎。我把干瘦单薄的身子靠到平整得泛出油光的石板上，看往来的陌生乡亲，看大同小异的民居。这是16岁夏季里一个普通的日子，我双眼散淡，心情茫然，许多感觉来不及被唤醒，就已经永远地消失了。

奶奶第一次跨进这个大门的时候，差不多也就是这个年纪，进来时她像花一样放出灿烂笑容，一双小脚轻点台阶，有着音乐的旋律。24岁她却抱着仅剩的一个儿子凄然离去，离去后，她就再也没有重新跨进来过。40多年她都不肯回首一望，死后也葬在娘家的山上。

现在，我想不起那天夜里是否做梦，有梦的话应该是恶梦吧？可是我想不起来了。

父亲说你很幸运了。对这话我不以为然，我16岁了还不学无术，连正负数都不懂，未来该做什么呢？但是后来的许多日子里我老想起父亲的这句话，这句话他是在老屋、在那个夏天对我说的，说的时候父亲的脑中一定正